



电视台新闻采访，当天晚上在海洋市新闻节目档立即播出，第二天都市日报又发了南珠儿的文章。这件事立即引起了普遍的关注，市里还专门行文说：水源区必须建立垃圾回收站和污水处理点，乡村也不例外，要把保持河水清洁作为市、县政府领导干部和乡、村负责人的政绩来考核，而且是一票否决权。如果哪里的水污染了，就地免职，不得易地录用。这个千百年来陋习，解决起来，一夜之间如反掌，就这么很快得到解决了。这让洪建民更加佩服南珠儿的足智多谋。

洪建民高兴得不能自持。他挽着南珠儿的手，意气风发的走在路上，甚至唱起了：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。南珠儿被他的歌声感染了，也陪着他一起唱。

回到引水指挥部的临时宿舍，洪建民看着南珠儿

说：“今天见了，南妹妹果然优秀，怪不得老师说，让我别忘了向南珠儿学习呢。”

南珠儿也高兴得一塌糊涂，说：“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，要解决环境问题，必须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。”

“你真聪明。”

“也不是我聪明，幸亏我遇到了郝思嘉，她的路子活泛，又认识主管环境工作的副市长，不然也不会办得这么圆满。”

“可别忘了，有时间要答谢人家呢。”

“我会安排的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说着，洪建民从旅行箱里掏出了两沓钱，说：“这点钱你拿着，有时间请人家吃顿饭，剩下就留给你作水环境工作的活动经费。”

南珠儿见洪建民拿了两万元钱让他请客，朗朗地笑了，笑得洪建民不好意思起来。南珠儿见洪建民脸红了，轻声说：“没想到你还想得很细呢？你当是过彩礼呢？把钱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我可没想那么多。”

“这都什么年月了，谁还吃大鱼大肉的，要吃饭，也用不到这么多钱呀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为了清水与河流相逢，也是为了落实

老师的洗水计划，别说是这点钱，我都想给你磕头呢。”

南珠儿赶紧拖过一把椅子来，在洪建民的面前，像长辈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好了，说：“快磕头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”

洪建民憨憨地笑着说：“好你个南珠儿，你还当真了。我也不是感谢你呀，我是说答谢人家郝思嘉，还有副市长，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？”

“答谢郝思嘉？那也行，你就把我看成郝思嘉，磕吧！”

洪建民没有磕头，却走过来，要咬南珠儿的耳朵，南珠儿赶紧躲开了。

在引水工地上，洪建民和南珠儿在一起联手做的这件破天荒的大事儿，让洪建民彻底改变了对南珠儿的看法，虽然有时还有点烦南珠儿像个影子似的，总跟着他，但是可以容忍了。特别是他经过这些磨练，已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卑自贱了，感到自己的确是一棵挺拔的红树。他甚至重新分析界定了自己的名字：建者，健也，建业也；民者，众也，强也。

这时他又感到自己的名字，不但好听，而且包涵着一种强大动力。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洪建民干不了的事儿，当然前提是需要南珠儿的鼎力相助，才能

珠联璧合，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。南珠儿通过这件事儿也看到了洪建民并非碌碌无为之辈，若论前途，也不可思量。

从此两人不计前嫌，又在一起没白天没黑夜的开始白泉重逢定理的研究。不再计较三米还是几米的距离，有时甚至头碰着头，手挨着手，肩靠着肩。可是，洪建民还是感到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，让他觉得南珠儿真有点不可琢磨。要说好吧，两个人是一心一意的，亲如兄妹，是真好；唯一不足的，是南珠儿依然不肯和他一起谈论那个魂牵梦绕的秘密。

转眼，两年时间又过去了。他们在白泉第一条核心定理的基础上，已经完成了六条。有天晚上，他们推演白泉重逢定理第七条时，已到深夜，南珠儿困了，索性不走了，躺在洪建民的床上，半依着就睡了。洪建民也不好叫醒她，赶她回自己的房间，便枕着南珠儿的气息，在南珠儿身边也躺了下来，睡着了。可是当洪建民醒来的时候，南珠儿已不知去向。

南珠儿的离去，洪建民快活了好几天，以为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影子。可是接下来，洪建民忽然发现，这件事儿并不那么简单，还真有点儿麻烦。那是在推演第八条定理时，他进行不下去了，无论如何进行不

下去了。一看见白泉重逢定理，洪建民就想起了南珠儿。洪建民开始意识到，他不能没有南珠儿，南珠儿不仅是他推导白泉重逢定理的最佳搭档，还是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影子，更是他并肩行走的好友。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什么时候，南珠儿钻到他的骨髓里去了。现在南珠儿不在了，犹如贾宝玉丢了玉一样，魂不守舍，坐卧不宁。那天早晨，他迎着红日从大柳家水库的库区出发，一直跑，他甚至跑到香水寺上方的636米高程的山顶，站在彩霞里，望着起伏的云海，迎着曙光，高声朗读他新近写给南珠儿的一首诗，诗的最后一句是：“南珠儿，我想你到永远。”

不过，这首诗他没有发给南珠儿看，洪建民怕她不能戒骄戒躁，误导她更加趾高气昂，对她的成长实在没有一点好处；也没在网上粘贴，担心引起网虫们的误解，以为他在向谁招手呢。洪建民喊完了这首诗，太阳已经升到和他一般高了，才从山上走下来。看着太阳在地上拉出长长的身影，洪建民一边走，一边想：这人如果没有影子，是很可怕的。他怀念南珠儿的笑声，更思念她身上的气味。现在，他的确开始想南珠儿了。他母亲说过：“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，是想谁你就去见谁。”可是南珠儿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，至今杳无音信，上哪儿去找她呢？洪建民拨

响了南珠儿的手机，只听到一首快乐的歌曲：蝴蝶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，紧接着就没声了。再拨，还是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洪建民疑心南珠儿是在有意不接他的电话。这时，洪建民把写给南珠儿的诗最后一句作了一下小小修改，变成：“南珠儿，我恨你到天明。”

思念宛如春天山顶飘来的云朵，偶遇微风吹拂，刚刚飘去，接着再次飘来，一朵接着一朵，连绵不绝。洪建民依然苦念着南珠儿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，坚持每天早晨爬上香水寺山顶，高喊写给南珠儿的情诗。为了补充情诗的不足，他还写了一首情歌，用他特有的音质，再配上他改编的赶山调民歌的旋律，唱出来更见感人。歌词大意是：

姑娘，我思念的河流  
你在哪里？  
时时刻刻想着你；  
从夕阳西下，  
茫茫夜色荡漾你娇美的身影，  
到黎明，蒙蒙曙色中，  
沐浴你的目光，  
我的心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开放。

姑娘，我清澈的河流；  
走在纓络河畔，你在哪里？  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  
清水在时时把你思念……

更多的时候是宣读他写给南珠儿的情诗。不过，到后来，他把最后一句，经过反复斟酌，又作了进一步修订，改成：“南珠儿，我爱你到天崩地裂。”

他没想到能改得这么漂亮。这句诗居然更符合他盼望与南珠儿早日重逢的心情，无意间让他十分神奇的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爱情境界。他觉得经过这次修订，再也没有必要修改了。这句诗不仅经典到不能再经典了，甚至几乎和伟大的先锋失恋诗人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《二十首爱情诗和两首绝望诗》相媲美，甚至不亚于老年文学高手，歌德先生83岁时完成的《浮士德》所能提炼出的爱情主题。他很满意自己的文学修养，甚至高声喊了起来：孤独千岁，爱情万岁！

这天，他刚从香水寺山顶回到引水工地指挥部，电话响了。他拿起电话：“喂，哪里？”“我是D20段，项目经理刘强。”“找哪位？”“洪总工程师吗？”“我就

是。”“我们这个地段出现了地下管涌，昨天晚上，我们奋战一夜，到现在水还在向上喷涌呢，您能过来看一下吗？”

放下电话，洪建民跑了过去。工地上到处是忙碌的作业手：有的在用汽油喷灯烤空压机的轴承，有的站在泥浆里，正在配合吊车下输水管，还有的拿着焊枪在连接已经下到地下的输水管，还有很多钢筋工正拿着钢筋勾编一个巨大的钢筋网，在修一个大型蓄水池。在这里你一点都感觉不到是冬天，一个个忙得热火朝天。刘强从围堰上跑过来了，脸冻得通红，鼻子上弥散着从体内呼出的乳白色的气团。这时洪建民才感到今天真的是特别的冷。

“洪总，这大冷天找你过来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们利用地表冻土层采取围堰水位沉降的办法，想在这里打个时间差，可是未能奏效，水越排不是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。”刘经理说。

洪建民沿着围堰走到河流主航道的中心，向上游大柳家水库的方向看了看，特意叫刘经理找来了一部水准仪，他打开支架，调成水平状态，向前方看了看，水准仪镜片上的刻度居然在水库大堤的0.2米的高程上，而大柳家水库的水平面却在20米以上。紧接着他

又把水准仪旋转90度，向围堰北侧冲沟的位置测了一下，那里低于围堰的水平面3.7米。他对刘强说：“围堰水位沉降的办法是个好办法，可是你们的排水点不该选在河床上，尽管昨天晚上的天气已经降到30摄氏度以下，可是河床并没有结冻，上游水库的水位明显高于这里，你排得越多，流到这里的的水也就越多，即使是上游的地下水位位差，也明显高于这里，所以很难奏效，你如果改为向北侧排水，可能就会好些。”

刘强听后恍然大悟，马上改变了排水点，结果不到两小时，就制服了管涌。当离开刘经理时，刘强关心地问：“南记者这段时间怎么没过来？”这一问好像针一样扎在了洪建民的心上，疼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南珠儿到别的地段采访去了。”

洪建民并不知道南珠儿的确切位置。不过在他的感觉里，在30公里长的引水线上，注定有南珠儿的身影，正在朝他走来。他看了一眼太阳，倾斜的光线熙熙攘攘的洒下来，照在雪地上，他仿佛从里面看见了不尽春光，正在悄然地流淌，甚至他的心情也跟着温暖起来。他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《西风颂》中的诗句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他高高兴兴离开了围堰，迎着心中的春天走来。忽然看见大道上过来一辆报社

新闻采访车，开到他面前停住了。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洪建民一看，正是他千呼万唤的南珠儿，他喜出望外，立即迎了上去。南珠儿向车上的人招了招手，清脆的喊了声：“谢谢！”车，开走了。他看着南珠儿笑嘻嘻的，象天山上的雪莲花儿，在洁白的雪野尤加美丽动人。洪建民立即张开双臂扑了过去，可是只走了两步，倒下了。

南珠儿失而复得，让洪建民高兴得昏了过去。在即将倒地的一刹那间，南珠儿立即把他扶了起来，抱在怀里，又是喊他的名字，又是按压他的人中。经过南珠儿一阵忙中无智的折腾，他终于醒了过来。洪建民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你怎么说回来，就回来了。”

“我听说，昨天这里的工人们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制管涌，是回来采访他们事迹的。”南珠儿笑盈盈地说：“你怎么晕倒了，我扶你回指挥部休息一吧，你的脸色不太好啊！”

洪建民本来想说，我就是想你想的，可是话到嘴边，又变了，说：“你看，路边有一层积雪，太滑了，我一不小心，给滑到了，摔晕了，没关系的，你来了，就好了。”

南珠儿信以为真，说：“我还以为你病了昵。没有

事儿，陪我去采访吧。”

洪建民陪着南珠儿又重新返回围堰。在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见南珠儿回来了，仿佛见到了国家元首，纷纷站起身来热情向南珠儿问好。有的甚至说：“重逢才女啊！南大记者，可把我们想死了。”南珠儿热情的和大家打招呼，离南珠儿近的，还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和南珠儿握了握手。在洪建民的陪同下，南珠儿采访了项目经理刘强，还采访了正在患糖尿病而仍然在这里奋战着的副经理莞香河，接着又采访了无碳疾焊接能手李刚、精确吊装输水管的大型机械手小王，以及冒严寒连续作业300小时无故障的空压机手武全德等人。洪建民看见南珠儿的脸，一会儿就冻紫了，他把大衣脱下来，给南珠儿穿在身上。洪建民再看南珠儿时，他发现南珠儿居然更加显得鲜活美丽，仿佛绚丽的彩虹，让他油然心生爱慕，甚至想顺着彩虹飞上去。不过他没好意思雀跃，这太不像他的品格。

采访完，洪建民陪着南珠儿回到了引水指挥部的临时帐篷。对南珠儿说：“这次回来还走吗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能住一段时间，社里让我写个长篇通讯，这段时间没怎么过来，手头这点素材写个新闻通稿，还马马虎虎，要写篇通讯，显得太少了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，也不打声招呼，

害得我到处找你，也找不到，打电话，你的电话，总是唱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”

“我这次回来可不是听你来声讨我的，白泉重逢定理推导到哪儿了？”南珠儿对洪建民的问题不置可否地说。

这让洪建民心里有点生气，不过，表面上他依然没有表现出一点有气的样子，反倒平静地说：“第九条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正向第十条前进呢。”

南珠儿伸出手来，说：“来，我们握个手，祝贺你。”

洪建民这时才想起来，他们还没握手呢，马上接住细嫩如蛙的手放在了手心里。南珠儿的手十分温暖，握在他的手里，心里立即荡起了一股春风，让这个冬天暖烘烘的。洪建民握着南珠儿的手说：“为了白泉重逢定理，最好你再咬我一口。”

南珠儿没有咬，只是笑了笑。说：“我在南浦大学红树林浮雕前就说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一定要找到你，握握你的手，看看冬天是怎样的感觉，现在看来果然温暖，夏天那么清凉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一个好男子的手，它应该顺四季的变化，而恒定。其实体温没变，而是由于外界气温的变化，人们对同一个人的手不同的感觉。”

南珠儿甜甜地笑了：“看来你还没有食言。”

洪建民看着她的笑容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忽然想起了在红树林浮雕前南珠儿的话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一言为定啊！”

南珠儿反映极快，爽朗地说：“决不反悔。”说完，一抬头，看见自己的医药箱不在了，问，我的医药箱呢？

洪建民情意绵绵地说，苏珊儿拿去了，她说，你也不过来，有空她好替你去义务巡诊。

南珠儿赞美地说，这个女孩虽然有时太注意打扮，心眼还是挺好的。

洪建民的目光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在闪动着，接着说：“80后的孩子吗，一颗漂亮的小红树，一代天骄啊！”

南珠儿看着洪建民的眼睛说：“苏珊儿可是一个好女孩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哪敢呀，倒是你不在的时候，他把我好顿欺负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才不相信呢！”南珠儿说。

洪建民就把在东大河水库时，南珠儿不在，如何保持距离的事儿对南珠儿说了，南珠儿听了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洪建民认真地说：“前次见到你时就想和你说，考

虑照顾女孩的情面，一直没好说，今天话赶话，顺口就说了出来，绝对机密，千万不得告诉任何人啊！”

南珠儿仔细地看了看留在洪建民脖子上的牙痕，一往情深地说：“我什么时候传过话了，连我，你都信不过了？”

洪建民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说：“不是信不过，我怕伤害了人家。”

南珠儿看到这个典型的洪氏动作，感到十分可爱，笑着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惜香怜玉的呢？你还没告诉我，白泉重逢定理推到哪儿了？”

洪建民把白泉重逢定理第九条拿给她看了，南珠儿十分高兴，一手拍在洪建民的肩膀上，说：“真有你的，太好了！这第九条有了，第十条也就不会太远了。”她用拇指和食指托住了下颚，轻声说：“别说话，让我想一想……好了，有了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慢，让我们共同说出这条定理。”

于是他们一起齐声说道：“白泉重逢定理十：自然界的溪流江河湖泊海洋，经过千百万年已经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，当它与清洁水源多次相遇，越接近峰点，它就越充满生机，它流淌勃勃生机的时间长度与带给人类健康快乐的时间长度相等。公式：

$$\begin{aligned} & (X_t+L_t+J_t+H_t+Hut+Pot+Hat +Yat) : \\ & (Lat+Bt+Qt+Dt+Ft+Yt+Kt+Zt) \\ & =1 \text{ 乘 } n \text{ 的 } 8 \text{ 次方} \end{aligned}$$

这组定理的完成，不仅为下一步推导白泉所说的蓝天碧水八大区域的权值奠定了基础，尤其看到了优化水环境的曙光。这一刻，他们高兴到极点。至少在她俩看来，这组定理绝对是属于这个地球的。为了庆祝全人类的胜利成果，南珠儿不仅让洪建民咬了脸，还咬了耳朵。不过这一次，南珠儿咬的是洪建民的额头。那是在洪建民低头咬她耳朵的时候，她顺便咬了一下。她吸取上次经验，只是轻轻磕了一下，没有流血，也没留下牙印。她想，即使为了人类大家族的生存，也不能再把洪建民的脖子咬出血，那样毕竟不利于洪建民的安全，也会让她受不了的。他们相互追逐着，相互捶打着。趁着高兴的功夫，南珠儿还让洪建民吻了吻头发，碰了碰山峰。南珠儿觉得这一切为了庆祝白泉重逢定理，都是值得的。在洪建民的感觉里，南珠儿发丝里散发着回味绵润的发香。至于峰峦，他甚至想打开南珠儿衣扣看看。可是，帐篷里实在太冷，他怕冻坏了南珠儿，索性碰了0.01秒。他想象南珠儿身上一定还藏着更好的宝贝，他甚至想细致地找找，

可是他担心南珠儿批评他没尊严，或者说他鲁莽，没好意思采取任何有价值的行动。他觉得这已经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举措了。他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洪建民在心里甚至对自己说：这可不是低俗下流的举止，这是南珠儿送给我最厚重的礼物，南珠儿有恩于我，这份恩情我会用一生努力来回报她，呵护她，热爱她。

南珠儿幸福得心花怒放，眼睛一瞬间湿了。

欲知后来如何，《红树之恋》下章更精彩

（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